

当代小说文库 + DANGDAI XIAOSHUO WENKU

王兆军

# 盲流世家

作家出版社



当代小说文库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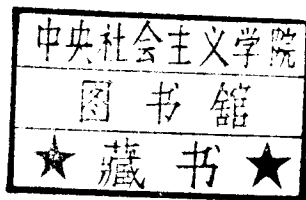
DANG AI XIAOSHUO WENKU

王兆军

# 盲流世家



\*200089251\*



作家出版社

北京·1987

## 盲流世家

---

**作者：**王兆军

**责任编辑：**杨德华

**责任校对：**祁 斌 李超英

**封面设计：**张慈中

**出版：**作家出版社

**印刷：**北京新华印刷厂

**发行：**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

**开本：**850×1168 1/32

**印张：**13.375           **插页：**6

**字数：**298 千

**版次：**1987年7月北京第1版第1次

**印数：**0001—20,000 册

**统一书号：**10248·0122   **定价：**3.15 元(平装)

**统一书号：**10248·0123   **定价：**4.70 元(精装)

---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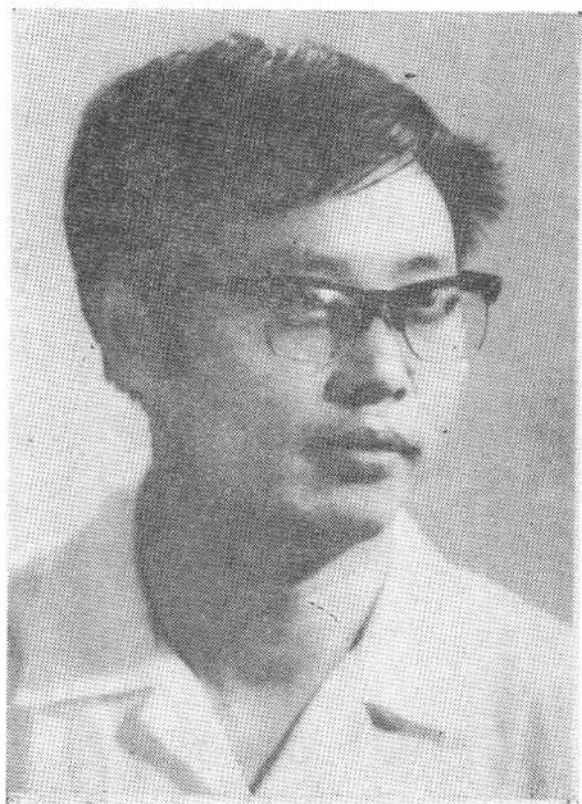
(作家版图书印刷、装订错误可随时退换)

## 文学小传

一九四七年，我出生于山东省临沂县一个贫穷而又闭塞的村庄。在童年的记忆中，除了温饱，似乎没有什么奢求。我有我的坎坷和不幸，但比起父母和乡亲们，我还是顺利和幸运的——他们至今仍在荒瘠的土地上为衣食而劳作。

拉过碌碡，修过水渠，锄地割庄稼，什么农活都干过。也曾教过书，当过乡村小干部。一九七七年去复旦读书……我得感谢生活，她使我尝遍了酸甜苦辣并使我走进了写作的地狱之门。

自一九八〇年始，发表了中短篇小说、报告文学、散文七、八十篇，其中《拂晓前的葬礼》和《原野在呼唤》同时获得全国第三届优秀中篇小说奖和优秀报告文学奖。现在也看淡了。我的作品文字粗疏，但能文以载道。我是关注现实生活的那一类。我主张一代人的问题尽量由这一代人解决，在我们把希望寄托予后代的同时，也常常把痛苦留给后代——这里隐藏着当代人的精明，而精明是一种堕落。



王兆军

原野的皮鞭真的在拍打古老的  
城墙了，新鲜的空气正透透着城墙内  
昏沉沉的人们。许多人处在进的担忧  
和退的惶惶之中。他们为了不让村枝划  
破头皮而宁愿做一个侏儒。然而新的传  
播，新的思想正在顽强地生长。伟大的  
难产可解诞生一个辉煌的婴儿！……

作者手迹

## 楔 子

陈旧而又肮脏的列车，在积雪的关东平原上行驶着。由双扇木板做成的车厢门连同它上面的松弛的销棍一起，发出既有“咣当当”，又有“扑通通”的响声，说不清是由于列车的颤抖，还是因为一阵阵袭来的狂风的吹打。过了奉天，铁路两旁的树林渐渐多起来，旷野也显出懒洋洋的起伏。冬日里的关东如此苍凉！

列车犹如一位愤世嫉俗的汉子，喘息着，向那神秘而又荒凉的海雪原里任性地奔涉，好象非要钻进没有人烟的角落去不可。

渐近车站时，列车显然放慢了脚步。这时，突然有三个车窗同时打开，落下三个铺盖卷和三个年轻人。有人跳车！凶狠的乘警常常逼得分文不名的穷汉在查票时采取这样冒险的办法。

三个人趔着积雪，疯狂地向不远处的树林里跑去。积雪给他们添了困难，铺盖卷和穿着棉衣的臃肿的身体，使他们不时地跪倒在雪地上。

枪响了，是从车上打过去的。跑在最前边的那位高大的汉子倒下去，双手抱着右腿，在地上滚。另外两个也趴在地上，不断移动身子，以躲避继续射来的子弹。

列车在树林那边消失了。

这跳车的三个人中，一个径直向树林深处走去，丢下了他的伙伴自个儿逃命去了。那个受伤的被那个未受伤的矮些的伙伴搀着，艰难地朝树林深处走去，从雪地上的脚印可以看出，他们没有顺着另一个人的脚印，而是向着不相同的东南方。

“应信！应信！”矮个子朝林子喊叫着。他重复了几遍，仍无回音。他沮丧地对受伤的伙伴说：“顺民，他不和咱一伙啦，看样子是。”

“舜种一个！”那个叫顺民的汉子愤怒地骂了一句，然后和缓地对同伴说：“应勤，咱走。”

背着两个铺盖卷的应勤扶着一瘸一拐的顺民，艰难地跋涉着，雪地上留下他们杂乱的深浅不等的足迹。

狂风挥动树枝，抽打着这旷无人烟的原野，大地发出尖锐的呻吟，说不清是忍耐还是挣扎。

两个黑色的影子渐渐被树林和白雪吞没了……



## 目 录

楔 子	1
一 饮马河	1
二 卧轨者	4
三 镇长陈景山	11
四 怪人梁悟成	16
五 乔山杏	24
六 夜半风雨声	35
七 撕破的牧歌	42
八 另读一部书	53
九 别时容易见时难	66
十 虎为佛	74
十一 僧之子	81
十二 报复	89
十三 不解之谜	94
十四 粉墨登场	100
十五 秘密法庭	111
十六 找不到自己	123
十七 护身符	133
十八 横岭侧峰	140

2037/06

十 九	走火入魔.....	148
二 十	掘墓人.....	154
二十一	角斗士与批判狂.....	161
二十二	乔杉.....	175
二十三	不肖子孙.....	182
二十四	最后的客店.....	188
二十五	拓荒.....	194
二十六	陌生的爸爸.....	205
二十七	山狗子.....	215
二十八	精神贵族.....	223
二十九	海参崴之歌.....	232
三 十	父亲.....	253
三十一	儿子.....	261
三十二	夜游.....	282
三十三	基地.....	294
三十四	楼上的事情.....	310
三十五	患难之交.....	318
三十六	天马行空.....	330
三十七	女人的往事.....	345
三十八	歧路.....	360
三十九	阴私.....	369
四 十	采参人之梦.....	394
四十一	野火.....	410

## 一 饮 马 河

五十多年过去了。

饮马河镇怎样变成这个样子，已经没有几个人能够说清楚；居住在这饮马河两滩的人是怎么来的，也没有一个人能尽其详。五十年代政府组织的移民都是到黑河与铁力之间。后来，忍受不住饥饿、寒冷和疾病的人便逃跑了，跑不掉的就居住下来，有的用肉体，有的用尸骨。而这饮马河滩呢？五十多年前，只有寥寥几户人家。到处是树林。河水里沉积着厚厚的淤泥，那全是落叶造就的。现在，这十几公里的河畔上居然有了这么多居民，单一个饮马河镇就有两万！他们是从哪里来的？山东、河南、河北，而且都是自个儿跑来的。一句话，他们全是盲流——盲目流动的人口。

现在，他们不流了，安居下来了，如同这条河一样安静，如同这镇上的房舍一样不想动弹。人象蚂蝗一样，是有着吸盘的。

疲倦的夕阳随便地脱去一些彩衣，扔在西天上，饮马河镇和它周围的一切都沉浸在它的光辉的睡衣下边。它们那么心甘情愿，而且感到满足和幸福。载着木材或砂石的卡车小心翼翼地爬行在翻浆的公路上，谨慎地摇晃着笨蠢的身子。这里的路一到冬天，便冻得结结实实，即使最重的坦克驶过，也只会留下几条印子；可一到春末夏初，化冻了，看吧，路面突然变得不可捉摸，有的地方鼓起一个大包，有的地方陷了下去，陷下

去的地方又淌出一些水来，象一条长了无数烂疮的胳膊。车一过，泥水横溅，原先又平又硬的路面变得流脓淌水，害得孕妇都不敢搭车。你铺上三尺二尺的石子，再浇上沥青，也不会管用，翻浆的季节一到，照样给你弄得扭七扭八，此起彼伏。好在这里的人已经习惯了，他们可以捡那可以存一脚之地的干处跳着走。镇上的邮递员照样可以横冲直撞地穿行。人们并不怨恨自然形成的这一切流弊，即使人为的不幸，也能够忍受。有工作干的，默默地挣钱；没有工作的，便做田。此时正是种苞米的时候，他们要走挺远的路，才能到达自家的田地，中午也不回来，在那边啃点饼子或馒头，喝点凉水就行了，黄昏时才返回家里。他们常常是一进门就命令女人：“开饭！”

“凑合着吃点吧。”女人无可奈何地对男人说，“又挂旗了。”

男人们正想以热汤热饭来驱赶一天的疲劳和困顿，没想到又挂旗了，便愤愤地盯一眼镇政府那边高高旗杆上的红色的风旗，骂道：“连屁毛那么粗的树都砍光了，还挂什么旗！真他妈的没有老子偏孝顺，没有小孩偏干净！”

女人们总是这样劝告：“还有公家的自然区呢。”

“自然区，自然区也快叫那帮官贼砍光了！”明白底细的男人盯着风旗骂，恨不得把它扯下来，因为它既不管用，又耽误了干活的人吃饭。

虽然这里已经没有象样的森林了，次生林乱七八糟，再生林也还不成气候，但防火还是极重要的。从头一年的九月到第二年的六月十五，只要有五级风起，一面红旗就高高悬在镇政府的旗杆上，负责防火的民兵便敲着锣，或在大喇叭上叫喊：“注意，请大家注意，挂风旗了。镇前镇后，镇左镇右，都给我听着，谁家生火就罚谁家！”

满意也好，不满意也好，只要挂出旗来，驯顺而知理的百姓便都听话，谁家灶上也不冒烟了。吃什么？干煎饼，硬咸菜，臭豆腐。天无绝人之路，这里天冷，烙那么一筐煎饼，吃三个月不会烂。不生火就不生火。喝什么？生水。关东人喝生水不会拉肚子，冰凉的地下水没多少细菌，也习惯了，祖祖辈辈传下的铁肚肠。据说只有镇长家有一个电炉。他家的保险丝粗，民兵又不敢去查，因而能够煮点东西吃。别人，没门！若是随便起火，哪怕是只炒一个鸡蛋哄孩子，被民兵巡查捉到，至少罚十五块钱。这不是个小数目啊！再说，各家都堆了许多劈柴，有些房子还是木头的，也怕火。故而风旗一挂，便没有人捣乱，真正想毁坏山林的“阶级敌人”毕竟极少极少。

没有火，没有炊烟，没有热闹的晚餐，镇子显得更加安宁，静谧，象死了一样。

## 二 卧 轨 者

黄昏时分，从自然保护区开出一列小火车，小火车装着满满十几拖板木材，都是上好的红松。

从省城开往绥芬河的铁路是标准的大铁路，从饮马河镇西经过；从火车站还有一条通往自然保护区的铁路，是小铁路，窄轨。饮马河从镇南流过，入松花江。车站就在饮马河北岸，镇南的饮马桥北头处。不论是开出的或开来的小火车，饮马河镇上的人都能听得到，而且能准确地分出车的大小来。大火车轰隆隆的声音低沉而雄浑，排山似地来，倒海似地去。小火车呢，叫声尖锐，不是轰隆隆，而是“咯当咯当”地响。而且自从划为自然保护区以后，小火车便很少出现，因为国家绝对禁止砍伐保护区内的树木。

在这个面积不算很大的原始森林里，到处生长着高大的红松、苍郁的核桃楸、挺拔的落叶松、秀丽的云杉和椴树，还有质地优良的水曲柳和榆树，这上百种树木将这一片山岭装扮得郁郁葱葱，含烟压翠。连从这山村里溢出的带有霉味和鸟兽的粪味的气息，都显得新鲜。在浓荫蔽日的山林里，活动着鹿、孢子、貂、野猪等几十种珍奇动物，还生长着许多的人参、天麻和贝母。但是，最成为理由的是这一带还有十几只东北虎。最早到这里伐木的人就说，这里的老虎保护他们，从来不伤人，他们把虎称为山神爷，供奉，祭祀，唯恐敬之不诚。设立保护区以后，虽然使当地人减少了一部分财富，但能保护老

虎，保护他们乐意崇拜的山神爷，百姓们还是能接受下来的。久而久之，这个保护区成为当地人的一种荣誉，他们常喜欢向陌生朋友说：“我们饮马河以东是原始森林，好景！”

小火车就是从那景色优美的保护区里开出来的，驶得不快。司机是个小心而谨慎的人。他旁边坐着一位三十多岁的男子和一位二十来岁的姑娘，皆西服革履，摩登入时，风度不凡。男子一再告诉司机：不用着急，天黑下来到站更好。女的脖子上挂着照相机，在打瞌睡。

火车拐了一个弯，从高高的太子山和低矮的馒头山之间钻了出来。太子山在小铁道的北边，馒头山在小铁道的南边。千百年来，太子山和馒头山没有变动，好象一位高贵的皇裔不愿食用这粗劣的食物似的。

过了这个小小的涧谷，小火车便直奔饮马河镇而来。这里是一片平坦的河滩，也可以说是斜度不大的山麓。铁道两旁是高大的落叶松，几乎看不见什么杂木。地上是多年积下的厚厚的松针，没有烂，象铺了一层一拃多厚的地毯。在那地毯的空隙里，长着一些小花小草。潮湿的林子里，弥漫着醇厚的松节油味和淡淡的花草的香气。小铁道的铁轨也因长久不用而生着斑斑锈迹。紧贴着枕木和铁轨，长出了些顽强的杂草，它们以为再不会有什么来惊动这荒废的道路了，在晚风和晚霞里沾沾自喜，只是当小火车经过时，它们才一阵惊恐，东倒西歪，有的被车轮碾去了头尖，怪可怜的。

再有两分钟，就要驶出保护区的边界了，那位中年男子坦然地眺望着饮马河上的铁桥，悠然地吹着口哨，一副胸有成竹的神气。可那个一直打着瞌睡的姑娘竟然发现了异常现象。她是偶然一睁眼时发现的，女人眼尖。她指给司机看不远处的铁

道上面。

“看，那不是一个人吗？”她惊恐地叫起来，“还穿着花衣裳，象是女的！”

司机也发现了，急忙刹车。车轮与铁轨硬硬地摩擦着，发出尖厉的叫声。吹口哨的男子也神经紧张起来。

“师傅”，他可怜巴巴地问司机：“这是咋整的？”

司机急着刹车，危急关头，没时间也没兴趣回答他。

他又问女人。

女的也不耐烦，绷着脸，说：“我怎么知道！又不是我叫她躺在这里的。”过了一小会儿，姑娘又补充道：“大概是女人受不了气，想找死。”她为自己找到了可信的解释而平静，而且有点矜傲的样子。

在离卧轨者几米的地方小火车停了下来。司机没有马上下车，也没有擦额上的汗珠儿，闭上眼睛，倚在座位上喘粗气。

“晓明，你下去看看。”姑娘以命令的口气对那个男的说，“还傻呆着干吗？”

晓明溜下车来，贴着机车，侧身盯着前面的卧轨者。他的架势有点象第一次参加巷战的士兵。

“看你那胆小鬼样子，呸！”姑娘在上面骂了一句，径自跳下车来，风风火火地跑到那卧轨者跟前。

晓明也跟上去，一边提醒道：“小琦，他要是<sup>有</sup>枪咋办！”

说这话时，那个叫小琦的姑娘已经掀开盖在卧轨者身上的彩衣。

“一个破老头！”小琦惊讶而又有点愤怒地叫道，“你躺这里干吗？”

“你找死！”晓明也上前来，喝道，“死也不找个好地方！”



卧轨者确实是个老头，看脸上的皱纹和稀疏的白发，估摸有七八十岁了。他穿着一件女式的带大襟的浅灰色褂子，裤子肥大，但挺短，刚刚过膝，一条补过的秋裤是一直到脚脖的，这种穿戴有点不伦不类。老人干缩的脸上泛着不均匀的红色，看上去是一位身骨还硬朗的老汉。他身上盖的是一件古装戏的戏衣，残了，只有前襟，上面绣的是林莽中一只吊睛白额老虎。这是饰演武将和大臣的戏衣。晓明和小琦怔着，不知怎么办才好。特别不明白的是这老汉为什么自杀？为什么要卧轨自杀？而且是有意拦这趟小火车？为什么要盖这样一件彩衣……

晓明看看车上木材，看看正在暗下来的天，弯腰就去拽那老头。

“甭动手！”司机在驾驶室里探出头，正色警告：“你只能劝他起来，不能动手，更不能打他！”

小琦伸伸舌头，知道这老头并非一般的风烛残年、即将默默死去的人物。她冲晓明埋怨起来：“你这人就这样，刚才还吓得猫似的，现在就象要吃人，我真后悔跟你来这破地方，有什么好？树树树、山山山，现在出不去山林了，看你咋整……”

晓明不听小琦的聒噪，走到司机跟前，给司机递烟。司机不抽，冷冷地告诉他：“这回麻烦了，在这里过夜吧。”

晓明又朝老人跑去，跑了几米就又折回来，问司机：“为什么不能把他拽开？我把他抱出来不行吗？”

“你去抱抱试试吧。”司机说，“不过，我告诉你，这个老汉就是看林子的，在这附近是这号威信。连我都服服的。”

司机伸出大姆指，翘着晃了晃。

“我就不服！”晓明挽了挽袖子，愤愤地说，“他有什么了不